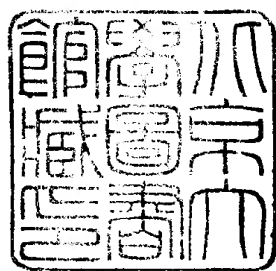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十六卷

〔明〕張以忠輯
明崇禎刻本

一

四六初徵二十卷（一）

〔清〕李漁輯
清康熙十年刻本

六一七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十六卷

〔明〕張以忠輯

明崇禎刻本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文統序

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
于命以達于天曷嘗不繇
博約之功格致之用者乎
是故參三才貫萬事聖神
博撥顯藏致遠之利順
道德拓之彌綸天地龍潛
鼎確不可拔利見而塞不
可變大入之事備焉而非
學無以臻其極也學不宏

識卑器小學不精氣囂神
穢無靜深以澄其體無義
理以養其用無廉耻以砥
其節隱污媚柔束於心臍
欺世盜名逢君竊位富貴
稱達炙手輒靡馳太閑而
不顧安望勛節垂金石氣
章耀天壤哉蓋惟居身無
品立言必無氣繇中達外
斷不可誣奈何視性命文

章截然作兩事耶士君子
生逢

聖世當思文未喪天道恭
隆地守先待後統系攸屬
謂空尊聞行知驗今故查
緯武經文練事綜物使胸
中磊落光明衮影無疚然
獲積厚流光蘊深播彩發
高爲文章沛若江河煥若
星日以之用世則道行而

舉世享其利以之持世則
道明而異代蒙其福雖有
姦權邪佞不能分竊其美
爽疾風暴雨不能蔽蝕其
精需斯天地重來而飛龍
騰聲特餘事耳今天下豪
異挺生文盛邑極吾未幾
明體適用果足黼黻
明時昇否而獨是日討八
股耦對而訓練之又蹈予

書殘潘而服習之紫色龜
聲餘分閏位咸得而司其
琴是尚得有文事哉循本
器據之莫若先正其統雖
親秦何亦惟是上徵古聖
賢書旁參諸賢譌述藉騷
續千秋未餽之需緒閑漣
邪未潰之狂瀾斯已矣辭
經而下或離或合或偏載
全豈皆進乎聖賢之奧究

乎仁義之歸而奇文需秘
遠逞震發其間好奇辨博
之士恒兼總條貫恣其探
取而典要畢必存焉故其
稽典要之所督而究其綱
總則有雄秦陳蘇漢正劉
西方獻忠綱牘以對揚靈
乎達彼此也蘊而據其概
個綜成事之備而討其典
到本經術以析事援成敗

以定謨萃羣言以流藻婉
而明激而辨著而昌深而
隱時代不同詳述亦異要
必其可以攷堯王侯後聖
歷久而無斁者斯稱焉爾
若夫說肆幽僻涵洋自恣
逞橫議之口波外周孔適
正教此在離經叛道者好
之予弗之取也陳履常曰
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

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
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
不能奇也王元美亦曰尚
書稱聖經然晉斷不敢以
爲法而擬之者繼漢諸儒
是也二公之論如此則發
之寢食太玄割裂聖經諸
其亦未之聞乎原其所以
篤好之而不解抑亦有故

數十年來帖括熾興漸忘
古典卑靡之氣盈于宇宙
才人搔首而歎志望扼腕
而傷不得不取精求與博
之林游神于瀕渺之域思
有以救其賤闕而卒也雖
蛙襍奏大雅滯亡豈其通
源流之未辨也歟是雖使
學羅海外才越古人而博

約格致之塗析之未清窮
理盡性之功參之未確尚
可與幾乎達天至命之學
也哉故吾茲選斷始自秦
秋傳文太禮檀弓記歷朝
史集迄乎
聖代凡其協乎性情體
忠孝參乎天人關乎治忽
者一皆列而存之釐爲一
十有六卷敢謂斯文在是

要以統系存焉耳統之所
在如日月中天羣星隱曜
其主御極列侯式命中朝
制世四夷來王彼紫色鼂
聲餘分閏位無敢並衡而
攘竊之矣先聖有言曰文
不在茲乎蓋言統也承先
聖者敢自譏其統哉

肯

崇禎二年立秋日儒林古

吳張以忠純臣譔



古今文統序

今天下競言文事哉晨
宵發憤僅益雁資耳七
篇而外無渡有文章而
子書額經外世渡有誦

讀結社課業外無渡有
學問此以謂後泰今古
學究天人湛乎經術通
乎世務者世縱不乏人
乎然正未易數然也

蓋推之始不免有苟且

希俸之心而主完遂深

入膏肓不可故療文體

安得少卑文韵安得無

弱亦安得不靡於世

正統既裂而潰決隨通

矣此豈獨文事哉

國家氣運之升降恒必緣

之我

明制科錄士於

列聖作人之意

廟社默萃之靈名碩挺生

代有奇偉或以理學或

以經濟或抱良史材或

傾視野望均足以致用

而達務而文章實券之

豈敢擬拾度毛向津梁

句者哉以至今日卒爾

文錄之譏且深文故之

慮意者知逢世而不學

古之惠乎古文自周秦

來史集浩博不可殫窺

才高名宿者自能讀盡

全書然向汗漫之游制

舉家恒病焉取有後心

暗古之士遂棄功業

疲於八服既甚而慘

歷覽之庸可幾乎是不

若以徑省為王以簡要為

端而取法於史集者則經

闕名教資世務而闕性
靈者今其易而可循約
而可守卑弱之習既不
溺於蹈成而浮詭之病
後名中於新舊庶幾哉

文余統系不以羣喙爭
鳴之日而遽斁乎此猶
臣民所以不得已而有文
統之選也純臣上窮靈
夏之典以探近代之籍

學必期於希聖才不欲
以先人明於若木而精
神已終者不可量也
文余特餘事耳是余
在南都時緘高書獲備

付梓人會北上果今
文統告竣而名書次第
行世余不敢後數言
以弁簡首幸世白以久
支旋之為也而怪一灾

木也

西吳盟弟毛湛脩

南野



漫書

始選文統昉於左氏傳文迄於
昭代專取十有二家以體裁爲
主他不槩及茲因徇賈人之請
故兼有所存未敢示所取舍俟
是書先行嗣有古四大家唐宋
四大家皇明四大家三刻
古今著述如林注洋淵灝讀終
者若汎海無津極目遐搜未探
一二茲僅取目前爛熟睹記之
文而輯之亦何所取爾也奈規
利者欲便童習竟以舊抄本付

責揚雄美新等篇雖極爲古人所賞寔爲名教所弃故弗錄

古文選集出名公手裁者如西山正宗迂齋文訣諸書坊中豈無佳刻而卷帙森然者謏劣特其或翻前刻而加以訂補或托大方而恣其謬悠最腐者陳陳相因之譚藪尤陋者某某借量之品評世顧不察而誦習之遂使么麼小書亦且家弦戶誦吾未解也茲選特痛懲之

奇賞諸編盛播海內自有全帙

之選軼鴻文悉入二集

聖經與文同集義竊未安故五經抄另行茲集不載

子書熾典奇袤橫出始而崇饒而詆均之未涉其藩者也予茲選雅不欲揚已濫之波又不欲效同辭者擯故悉置弗收嗣有子書崇正全刻

西山正宗嚴於論文并嚴於藝品故名家文遑遑而軼不遑貸也茲選竊取其旨斧鉞維嚴姦雄邪佞毫不敢借至如李斯督

可誦故評騰槩不具錄

品藻古人是非當否務真務確
非飾觀諛聽之謂也自宋迄
明選集競出評論亦侈不厭悉
載特取真確者存之爾誌之簡
編者取裁大方約什有七至
明文則悉贅以臆見其載在篇
末者姓氏固具列云

是編僅爲制科舉業家設通方
之士時或病諸故擇焉不精語
焉不詳自忘固陋愧悔良多

沈括云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

皆手自校讐嘗謂校書如埽塵
一面埽一面生故一書每三四
校猶有脫誤是編三經手校用
意頗勞點畫之訛百無一轍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二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祖集

周鄭交質春秋左傳文

衛石碻諫寵州吁

魯臧僖伯諫觀魚

鄭莊公戒飭守臣

魯臧哀伯諫納郕鼎

隨季梁勸修政

楚屈完對齊侯

卷一 目次

虞宮之奇諫假道

晉陰飴甥對秦伯

富辰諫以狄伐鄭

魯展喜却秦師

衛甯武子盟宛濮

鄭燭之武說秦伯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問鼎

晉隨會論還師

崇青不輕敵

楚子論不為京觀

齊國佐對晉人

晉知罃對楚子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

鄭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楚聲子請復椒舉

吳公子請觀劇樂

鄭子產論尹何爲邑

鄭子產對晉讓壞垣

晉叔向論鑄刑書

卷二 目次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楚鄭丹以詩諫

齊晏子論梁丘據

鄭子產論政寬猛

鄭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邾黑肱以濫來奔

衛祝佗爭先祭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吳伍員諫許越成

周鄭交質 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武公桓公子莊公武公子卿士執政之官言父子秉

政王貳於虢虢西虢公平王欲分政鄭伯怨王莊公

王曰無之虢公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平王周人將昇虢公政成平

四月鄭祭足帥師祭音蔡祭足即祭仲鄭取溫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溫河內縣成周洛陽縣也秋今之

之周鄭交惡兩相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

而後交禮節雖不交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必以不辨名分驗之

爲池爲沼小者蘋蘩蕰藻之菜蘋大萍蘩蒿藻

宮錡釜之器有足釜無足皆竹器錡橫汗行潦音

潢汗停水可薦於鬼神可蓋於王公蓋進而况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

蘋風國風蘋義雅有行菁洞音酌義取忠厚也洞

取不嫌於薄禮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

行潦可祭祀昭忠信也雖薄物可用

呂祖謙曰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

之別矣周亦不能無罪焉平王欲退鄭伯

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異懦暗弱

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

及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矣鄭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稱載而不顧也

張以忠曰天子諸侯分證不可隕越全在乎禮周惟

不能以禮取鄭鄭惟不能以禮事周故一

旦綱紀蕩然遂敢於交質而無疑耳左氏

前後結撰反覆不越禮字似亦不失劑量

而辭更卓絕

又曰此論斷制毅然矩度劃然音韻寥然神彩

淵然奇絕之筆千秋逸響

石碣諫寵州吁 應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雖爲莊姜子。然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嬀之寵足以害莊姜之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所以有此四者。驕奢淫佚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不早定州吁。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眵者。鮮矣。降其身則必假。假則思亂。且其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碣卒。能殺州吁。以復君州吁而厚與爲大義。咸觀其是之謂乎。

真德秀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碣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碣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穆文熙曰。自古驕子。未有不敗。碣言愷切。可謂後世

之鑒。至于借力于陳。以誅州吁。尤可謂有權。

張以忠曰。莊殺名確。果然嚴王。而風神雋婉。筆法精潔。尤覺韻而古。

又曰。按戴嬀陳女。桓公本陳所自出。故雖陳衛方睦。而石碣一告。遂得藉手。觀碣始而諫。既而老終。而卒復君。譬非具深識。而濟以忠貞者。曷克能此。

莊公戒飭守臣隱公十一年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曰天禍許國鬼神寔不
 遲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
 能共億父兄月姓羣臣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
 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其况
 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優
 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
 悔禍于許言天加禍于無辜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
 此也茲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
 相從也心降降
 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衆齊
 謂之禮祀謂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
 聊以固吾圉也國邊
 器用財賄無實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
 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夫許
 大岳之胤也太岳神農後堯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
 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經國家
 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合
 之刑注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

人我死乃亟去可謂知禮矣
 趙伯循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
 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爲有禮是長亂
 階也
 汪道昆曰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有許國故
 奉許莊弟與之其詞溫栗可挹
 張以忠曰入許之役齊魯無功故以與鄭鄭不敢恃
 已之功而私爲已有亦是存亡繼絕美事
 君子善善樂其終取節焉可也

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執錫公以前所取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
 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
 屋，采芻不鑿，不精粢，昭其儉也。衮冕黼珽，章其
 美也。帶裳幅舄，束其廬，所謂行勝，象其德也。鉶
 其度也。藻率鞞鞶，率其文，所以昭其德也。藻率
 下飾日，鞞屬游纒，大帶之垂者，游游之末垂也。
 之飾也。昭其數也。火龍黼黻，上其衣，昭其文也。五色
 比象，車服器械之色，象天。昭其物也。錫鸞和鈴，錫音
 四者皆鈴，和鈴在馬，鸞在馬，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星日月
 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
 明以發之，以昭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熟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
 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
 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

于魯平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
 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穆文熙曰：宋華督執錫公以郕鼎賂魯，桓公會諸侯
 立督以成宋亂，不義甚矣。故臧孫謂之滅
 德立違，可謂切當。且其實鼎廟中，周公魯
 公其謂之何？悖逆若此，宜有彭生之禍。
 康以忠曰：魯桓執隱自立，罪同宋督，至受賂立華氏
 貪穢甚矣。哀伯此諫，名義聲切，足令篡逆
 者瞿然而省。
 又曰：門葵之色，黼黻之草，鸞和之音，金石之華，
 典而法古而酌，審裁斟酌出自神工。

大如厚薄也 雖而又薄也 是謂以極矣
法更性
生或民處是 一重關健
定其本後 係後一故字 係得後 益下數則顯 字作次顯
所謂脩告可 總教上文五 林故焉其三 神以下其神 前導之不 離先民和 從靈力于神 一向大旨

○季梁勸脩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遽章求成焉求與軍于瑕取隨以待
 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少師
 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
 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
 大淫小國有道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
 民忠也祝史正辭正辭不虛信也今民既而君逞欲
 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故楚也公曰
 吾牲牷肥腍牷音盾牷純色案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
 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蠹音謂其備腍
 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奉盛以告曰潔粢豐
 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醴
 嘉果旨酒有嘉善餉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
 無遠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
 教五倫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
 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故神無
 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
 庶免于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穆文熙曰季梁能識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
 臣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其
 能遠減于楚哉
 張以忠曰修政勤情乃國家興替之本篇中忠于民
 而信于神等語可作千古廟議
 又曰卓鍊典雅高古盤鬱而前後結撰處筆力
 陡健精神振舉

傳曰無幾
日伐
此章問答
而不流矣
故仲對曰
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
大公五侯
九伯女實
征之以夾
輔周室賜
我先君履
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
無棣
齊桓又因
以自言之
其盛爾貢
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
包茅束也
茅菁茅也
束昭王南
征而不復
寡人是問
漢船東而
南對曰貢
之不入
寡君之罪
也敢不共
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
非楚師進
次于陘故
復進師夏
楚子使屈
完如師師
退次于召
陵完請齊
侯陳諸侯
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
之乘共齊
侯曰豈不
殺是為先
君之好是
繼與不殺
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
微福于敝
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
寡君之願
也齊侯曰
以此衆戰
誰能禦之
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
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
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
漢水以為
池雖衆無
所用之出
武都至江
夏而入江
言其險固
以當城池
屈完及諸
侯盟

呂祖謙曰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丹之禍年逾數百茫昧不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張以忠曰以兵勢脅楚固是齊桓失策然竟不戰而楚頽首就盟儘自有大機權在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戰于韓原以背施秦獲晉侯以歸在秦三月而許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

此段問答雖
辭變化妙不
可言
風神在不和
二字分四在
不憚征繕四
字

不和秦伯曰國無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
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秦豈歸君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廢而不立因逐廢之以德
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焉晉侯歸

汪道昆曰呂甥述小人之言征繕立圍蓄有餘不盡
之威而君子則為晉引過動秦伯不忍之
心以小人之言恐之以君子之言歆之辭
命之善無以踰此

張以忠曰說君子小人不和正是和處便見得晉未
可圖至貳而執之等語辭更婉曲令秦伯
不能不動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太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
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郕以藩
凡蔣邢茅胙祭祭文之昭也邢晉應韓邢音武之穆也

不類善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
不韡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榮棣之華其鄂
外禦其侮言兄弟有不幸則同力禦侮于內如是則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庸勳親親親近尊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聲從
昧與頑用器好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
之子宣王之弟棄嬖寵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詹
叔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尊目

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道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麗秋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

猶日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尤懼有外

侮。奸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
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所為以從諸奸無乃
不可乎民未忘禍謂于弟叔王又與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夏秋伐鄭取櫟主德狄
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
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怙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
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今周德既衰以下地也

卷一

左傳

著 坤日富辰之諫可謂激切王不能聽以及子帶

之禍不有晉文執與與陽樊之甲哉

張以忠日鄭人擅伐國宗且逆王命執王使無王已

甚但周室既卑之日不應以戎狄棄宗親

耳况又廢忠言娶狄女以階禍亂何無遠

慮至此鄭汜之奔宜其及也

魯展喜卻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

侯未入竟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

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勝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日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之物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

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編緹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舊職也昭明太公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

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聚聚此舊盟故不日

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位方及九年而棄先

王之命廢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

乃還

不待詞說之畢矣

王錫爵日魯退齊師而已師于楚是魯以先王之命

規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

張以忠日說到桓公霸畧處議論精切尤足令聽者

聳動汪司馬以為辭令神品當矣

取亂侮亡言亂者取之養弱也內曰於言前分於言後王師於音烏逆養時晦武王能逆天之逆養其務烈所可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

張以忠曰篇中每段關照此古文排調之始也極錄鍊淵古而絕不板相章法變化妙極神工

樂書不輕敵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教部之間二山鄭皇戊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東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無其後楚師必敗子日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特於樂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于讀吁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訓言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軍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訓兵訓之以若教紛冒算路藍縷以啓山林先若教紛冒算路

李東陽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

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于晉者又各中其節晉以林父之將加以先穀諸帥不相和協安所勝之樂武子之論可謂知己知彼計不失本末者矣

張以忠曰蒼鍊嚴古警拔精工文法可謂極整勁矣而風神含映其間辭調兩絕

楚子論不為京觀宣公十二年

楚莊有所以與

丙辰楚重至于泌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京音勦積尸

京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文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

載戩弓矢戩藏也戩輅也詩美武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武王既息兵又作

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

三日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

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其六曰綏萬邦其六曰綏萬邦

也也言武王既安天下其六曰綏萬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王

子孫無忘其章子孫之篇章使我二國暴骨暴矣

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戰而服不戰而服

晉在焉得定功所建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

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也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為

已榮何以豐財兵勦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

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令罪無所容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穆文熙曰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

斯言乎

張以忠曰楚莊不爲京觀一事雖王師何以加茲祖
文霸業載在簡冊反未必如此醇正

卷一

卷一

三

左傳

齊國佐對晉人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左路

以紀羸音玉磬與地紀所不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

字齊侯外祖父子文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晉匹敵則亦

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不以孝德先生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宜土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

勢之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便我無顧土宜不顧齊人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霸

四王之王也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

吾商大彭豷豷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

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

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速齊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勝敝賦以犒從

者不敢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禍不

言不戰

言不戰

言不戰

此段文字
不得刪去

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水也。背城借一。背。背。
復借。敵邑之幸亦云從也。言齊幸而完全之時。况其。
不幸。敢不惟命是聽。况今不幸而將敗亡。敢不戰。
余有丁日。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抗敵。卒以。
安全。毋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
而非先王之命與收合餘燼足以備其。
也。

張以忠曰。國佐對辭溫婉而實峻厲。晉雖強不能不。
為義舉所屈。

為義舉所屈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罃。知罃之戰。楚獲晉知罃。射殺襄老。于是荀首知罃。
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餓。音。國。
耳。左。執事不以。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
求。紆。其。民。各。德。其。公。以。相。有。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才。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茅坤曰。共王四問而荅四。皆不亢不隨。能重本國。
而不失辭好詞。極渾涵。

穆文烈曰：韓言雖正，殊欠委婉，終不若文公避三舍之為得也。

張以忠曰：關合緊嚴，辭極精鍊，神品。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白曰：以下皆晉侯之言，以穆公之口出之，此相貫。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穆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秦穆公無禮，殺穆公，秦穆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秦穆公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甥、用集、我文公納重。是穆之成也。穆公成安，文公躬擐甲胃，履蹻，跋履山川，日蹙秦境，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鄭人亦怒。

古文音義

卷一

左傳

晉侯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鄭武公、姜氏欲害秦伯，秦伯與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秦穆公恐，懼緘辭，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無功而滅，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首撓亂，我同盟，鄭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晉敗秦，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闕克歸，天討其衷，成王隕命，商臣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文公六年。

穆晉裏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關前我
皆卒公室納公傾覆我社稷帥我孟賊以來蕩搖我邊疆
公子雍之來謂秦納雍猶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康猶不悛
晉與秦之非以上有被之
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廩我羈馬王官廩馬
地皆晉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
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
乎君亦不惠稱盟然兵盟利吾有秋難秋時赤入我
河縣焚我箕郛晉三豎藺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來拒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微
福于先君獻穆使伯隸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
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
盟晉侯于河東卻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白狄
及君同州在雍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來
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
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秋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雖
秦命心實是用告我以秦之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楚三王成穆曰余雖與晉
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

不一上達楚步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
就寡人親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承諸侯之意以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
利之或成其利害
丘滑曰權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專直但此篇旁
引曲証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驅而不失銜
勒三軍大驟而各中紀律一闔一闢乍放
乍收亦文之最奇者
張以忠曰詞章峻整尤極奇宕文法之妙莫踰此篇

師曠論衛人出君

與公十四年

或謂其君賢
至一句款而
更

何生若而
有
以字爲主
足以微君

則進下數
如字此進下
數則有字句
法大相開

之失則華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則君替爲詩諷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大夫庶人謗君過商旅于市以陳其貨物百工
獻藝政事以喻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有道人術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
之失則華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則君替爲詩諷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大夫庶人謗君過商旅于市以陳其貨物百工
獻藝政事以喻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有道人術諫
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豁切全

穆文熙曰天之愛民以下語極精微明君聞此必當

惕然感悟

張以忠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衛人之罪不容違矣
乃其實繇君自召師曠此論深切者明足
箴宸辰

卷一

卷一

卷一

左傳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襄公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與也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
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德也夫詩小雅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之無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下所歸
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入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王 蔡曰此書四五轉招先後照應一節妙于一節
穆文熙曰子產論重幣章利害曉然貪夫動色其有
德則樂樂則久象有齒焚身皆精語也有
味哉
張以忠曰反覆聲曉卓然名論

聲子請復椒舉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舉娶于王子卒王子卒為
申公而亡出奔楚人曰伍舉寔楚之伍舉奔鄭將遂
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功布也市荆也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
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
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臣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瘁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飢
賜飢寒也酒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已故人無返返之期自不得不為効死耳不然何莊烏什楚尚有越聲士會客秦終為晉之良佐哉張以忠日子胥奔吳至入郢鞭平王尸為禍楚國較四臣尤甚可見國家視臣如土芥而不得寇讐之報者未之嘗有篇中語多危悚自足動楚而返既去之轍

吳公子請觀周樂

吳公子札來聘始通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始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猶未也有詩未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未怠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懿德公滅公滅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故憂思猶有先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民大風也哉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之歌曲曰美哉焉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言受而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素東公至周東遷盡為之歌魏曰美哉風乎中席大而婉險而易行作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憂深于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注聲情復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季子聞歌而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怨而不言其謂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三樂而德
 之故曰盛
 德之所同
 樂和也
 子之克陳亦
 和也故昔
 而獨于頌一
 德也德者
 也而獨于頌
 以是德為收

焉。非周德之小以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
 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遠而不
 携。節用而不匱。大廣而不宜。新哀而不愁。命樂而不
 荒。節用而不匱。大廣而不宜。新哀而不愁。命樂而不
 處而不底。以道行而不流。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克守有序。無相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前南籥者
 曰美哉。猶有憾。致恨不及已。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不自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前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
 其茂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杜預曰季子賢而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
 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
 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
 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
 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
 數者
 張以忠曰聲色氣韻斯篇畢備矣而遂段變化頓挫

跌宕復極神奇
 又曰神圓筆化結撰精工而詞調抑揚處更覺
 繁累如貫珠固是千秋絕響

古今文選

卷一

吳公子請觀周樂三

甲子六

左傳

子產論尹何爲邑 卷三十一

子皮名罕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子產曰：「年少，何未知？」
百不用人之
萬多坐此所
以人多過之
三難見其言
不操刀而自
傷者也。子產
之下其可爲
後世法哉。
三使年亦在
有無慮之
問。
蓋設譬喻
合無慮是經
練之工亦自
運筆之化。
子今才之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也。貫習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而小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
身也。而大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日之言，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
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
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子皮以
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王世貞曰：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力使割
一喻也。棟折榱崩二喻也。美錦學製三喻也。
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皮說其言，又以承
服附身喻之于產，申其說，又以子面吾面
喻之，各擅峻偉人，但知左氏之齊整而孰
知左氏之奇宕。
張以忠曰：箴規語層層引喻，無不精切。

卷二 子產論尹何爲邑 田子人 左傳

晉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刑不為刑辟。不為已法。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懼。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聲之以行。教之以禮。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王公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不。于法。故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治。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作。制參辟。用。代之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信不以刑也。與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于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恩

真德秀曰。春秋列國大夫書問往來。有相規之意。如

此

王。整曰。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于鬪亂。苟不申之

禁。令何以貴。遵守乎。刑亂國用重典。是子

產鑄刑書本意

張以忠曰。當日鄭實不競。非猛以濟寬。不可以拯世

刑書之鑄。國僑自有深心。未可輕議也。

景王使詹桓伯奇晉 昭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泉閻晉梁丙
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潁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晉。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
此五國為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
髦而因以倣之。重于垂髦如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樂
也先王居橈杙于四裔以禦魑魅。言荷杭略舉四凶
三苗在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陸渾之戎與三
其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信十三年晉惠公
秦晉遷陸渾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色
為郊甸外為甸言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答在後稷封
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
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
謀主宗族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
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其叔向謂宣子曰文
之伯也豈能收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
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
宜乎且王辭直于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婭使趙成

如周乎且致閻田與潁反潁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太

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穆文熙曰裂冠毀冕數語辭意稟稟張晉挫氣

張以忠曰王之責晉可謂義正辭嚴晉方欲獎王室

以修霸業豈其敢違天子之命乎名義所

屈敗尾之心不覺其逆而折矣

| | | | | | | | |
|--|----------------|---|-------|------|------|-----------------------|------|
| 和 | 觀聞之不可 即和相濟也 | 如 | 配管之古號 | 計圖陽萬 | 古今文統 | 四謂性佳 人臣事君之 其當如是 | 待論則切 |
| <p>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二年</p> <p>齊侯至自田。而歸晏子侍于遯臺。子猶梁丘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燔音開。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其味之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醢音掩。時靡有爭。商頌言殷中宗與賢者和濟，可敬。</p> <p>左傳</p> <p>成而上下無怨言而不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以動，二體以舞。文三類，風雅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徵羽商角六律，陰武七音，五聲加變，八風之風，九歌九功之德，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p> <p>穆文熙曰：景公以相徇為和，晏子以相濟為和。五味</p> | | | | | | | |

| | |
|---|----------|
| 古今文統 | 五聲取譬可謂精切 |
| 張以忠曰：人主每喜諛而惡直，故唯諾則容而諍言多忤。國是亦恒由此以壞。然則和同之際，其可以辨之，不蚤乎？ | |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惟其德老能
以寬服民矣
子產之不為
中與

為政之道不
必于猛亦不
必于寬子產
觀民以猛太
簡之未始于
治衆佳

通不有他尼
就居用中之
如

行收百結收
拾衆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用遏止此寇虐。而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絳。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和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馬君復曰。政尚寬仁。而峭刻則敗。鄭大夫不勉太叔。強仁乃稱猛哉。夫亦慮太叔之寬甚。至廢紀綱。滅禮義云爾。不然。子產之惠。烏可與申韓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張以忠曰。子產惠人也。邇曰。莫如猛。亦不過善濟其

寬耳。觀傳中結言古之遺愛。正見不專用猛處。後世駁刑峭法之輩。輒藉口斯言。失其指矣。

武王之王

第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魯申衛武叔蔡甲午莊公齊潘公昭宋王臣成莒期也齊鄭捷公齊潘公昭宋王臣成莒期也齊而略也而不正其德將若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穆文熙曰議論弘闊俱有根據足以屈服晉人竟得長蔡信乎祝佗之口才也

張以忠曰屢言先王尚德證據明確歷歷動聽祝佗如此稱侯得足深尤

百八

卷一

魯侯與先蔡三

李七

左傳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孔子一官成
十三年亦
以禮而巳夫
故以禮為折
衡之具惟聖
人能之

大聖人神武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兵士官以兵兵士官以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夷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將告神祀于德為德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去萊兵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深音而

百八

卷一

魯侯與先蔡三

李八

左傳

夾谷用杜釋
為稱而神
夫享所以昭
德二句何等
緊嚴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兵命者亦如之須得汶陽田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與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朝廟中嘉樂不野合而既具是棄禮也設享禮而備犧象雖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稗稗如秕稗是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盡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
胡安國曰桓公以長責楚而楚人來盟夫于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讀也

張以忠曰按是會一却乘兵一收載書一罷辛禮且
使齊人歸所侵邑焉用聖人之效章章如
是而卒令女樂之間得行東周之兆不果
魯之君相獨何心耶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構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檇
遂入越。越子勾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
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
鄩，澆未滅，子封于過，澆後相。相失國，依于二后，
相方叛，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
澆能戒之，能戒備之，澆誦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
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能布其德而
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諷澆，澆誦澆
其謀，使季杼誘澆，澆誦澆之弟封于戈，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大之必為吳之患，難勾
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夫人，能惠皆不棄勞，愛人不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逮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其患而止姬之衆
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穆文熙曰吳不如過一段利害皎然詞意警切卽金

石可貫而夫差徂于一戰之功悞而不從

豈非天欲以吳授越乎

李東陽曰讀左氏每讀一篇先要看他印證精神處

張以忠曰料吳越利害洞若觀火而卒不見信以迄

于江河爾後人烟戒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二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述集

祭公謀父諫征大戎春秋外傳國語又

召公諫監誨

芮良夫諫專利

號文公諫不籍千畝

內史過論晉君臣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襄王不許晉文請隧

古今文統

卷二 目次

太子晉諫墜川

單襄公言陳必亡

單穆公諫鑄太錢

里革斷罟匡君

展禽論祀爰居

敬姜論勞逸

文公傳諱

史蘇論驪姬敗國

范文子論戰

叔向賀宣子憂貧

郵無正論壘培

伍舉論章華之臺

白公子張驟諫靈王

王孫圉對趙簡子

越使諸稽郢行成于吳

孔父春秋公羊傳文

公會齊侯盟于柯

季友酈牙立般

荀息

世室壞

古今文統

卷二 目次

宋人及楚人平

季札讓國

許世子止弑其君

隱公不書即位春秋穀梁傳文

鄭伯克段

臧孫辰告糴

虞師晉師滅夏門

會王世子于首止

楚子執慶封

五石六鵠

自香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也。監祭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發。發音鉢。一。也。王無耦。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三其上也。王。庶人終于千畝。耕也。其後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飲犬牢也。飲饗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管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虞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虞。御虞東南長生之處。鍾聚也。謂而時布之于農。也。稷則編戒百姓紀農協功也。紀猶綜理也。日陰陽分布。震雷出滯也。滯。陽分日夜月主不備。懸確在司寇乃命。

其旅曰狗。狗行農師一之。農師上土一農正再之。正。也。故大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司空四之。司空。故大農師。司徒五之。司徒省民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大史八之。太史掌。之。大史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太史若王則。大狗。十。狗師公卿大。耨獲亦如之。耕時也。如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鍾。鍾音圖。也。疆畔也。時不解于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官以千農功。求利謂樂。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優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匿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困民之財。取于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坤曰歷敘藉田之制精析詳明而章法最古。

張以忠曰周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

知遵古制矣不知民事實國家根本王政。

首務况周自后稷以來世以農事開闢者。

乎中興賢主通不克行先王之制惜矣哉。

又曰通篇只說農事之大而藉田不可廢意自。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禮執天子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維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于大事。紀與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泄之。考省已之中心

以度人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乎以行之

衆所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昭明物則信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

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

內之賂虐其處者弃其信也殺里不敬王命弃其

禮也施其所惡弃其忠也以惡實心弃其精也四者

皆弃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

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朝日夕

月以教民事君天子以春分朝諸侯春秋受職于王

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敬其官中庭之左日

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有墮失也故

爲車服旗章以旌之。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爲華幣

瑞節以鎮之華幣同幣節也節之類瑞五瑞節六

以行爲之爲班節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有蠻夷

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

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登臺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

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國

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其

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事享大者必速及故晉

侯誣王人并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

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

年而殞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胃秦人殺子

金子公子金呂甥字

張以忠曰高華嚴殿典則雍容而丰神筆力復辟殊

俊邁是左氏極卓錄之文

又曰論最醇正直是見理確然非機祥小數之

學

襄王拒晉文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郊，洛邑之野也。王勞之以地。賞以... 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 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 有先王，豈有賴焉？所利無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 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 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也。死之服...

列末兩句

不語刺心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 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 政令之爲也。而爲政令乎？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 余安能知之？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真德秀曰：晉文定襄王自以爲不世之大功，其請隧... 也。蓋漢漢乎窺大物之漸，王目之曰私德... 日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詞... 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真可爲告諭諸侯之... 法。

穆文熙曰：不許晉隧，甚得體，但更姓改物以下語毋...

古今文統

卷二

亦太甚乎？王待有功諸侯，恐亦不宜爲此... 語也。

張以忠曰：晉文方定王以成霸，豈遂萌不臣之念，其... 請隧也。蓋亦將假寵于王，以侈示諸侯耳... 但王章所在，漸不可長。襄王嚴辭拒之，宗... 周其尚有綱紀哉。

一〇八 天統
王慎中曰麗詞諫采反覆諄至

間之。情優也。則代也。以信注之。故亡其氏姓。踏弊不
振。音。制。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役。也。困。養。焉。者。夫
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
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也。儀。準。以
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
間。之。以。忠。信。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令。而。動。之。餘。和
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
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
而。況。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
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子晉推原興廢。脆切愷至。設也。天祚宗周。而勿憂世。凌夷其情。振乎。

一〇九 天統
單襄公言陳必亡。周詩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
覲矣。觀音見。于辰道。弗不可行也。弗音拂。○革。候。不
在。疆。候。人。事。司。空。不。視。塗。司。空。韋。澤。不。陂。陸。川。不。梁
梁。野。有。庚。積。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且。爲。列。何。未。道
墾。田。若。藪。藪。少。猶。若。藪。物。不。膳。宰。不。致。餼。之。宰。膳。生。日
餼。司。里。不。投。館。投。客。作。國。無。寄。寓。旅。縣。無。施。舍。賓。客
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家。殺。舒。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雷。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角
大。辰。營。龍。之。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戌。天。根。見。而
之。初。寒。露。節。也。雨。畢。氣。日。盛。雨。氣。盡。地。天。根。見。而
水。涸。天。根。元。氏。之。間。也。木。見。而。草。木。節。解。木。氏。也。謂
日。駟。見。而。隕。霜。謂。建。戌。之。中。房。星。也。火。見。而。清。風。戒。寒。火
星。也。謂。霜。降。後。清。風。先。故。先。王。之。教。之。月。今。日。雨。畢。而
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故。先。王。之。教。之。月。今。日。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
梁。其。時。微。告。曰。收。而。場。功。使。修。備。而。春。揭。揭。音。治。音
○。備。具。也。春。揭。管。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
土。器。揭。耳。上。器。管。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
土。器。揭。耳。上。器。管。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
吐。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致。其。樂。作。之。具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

叔向賀宣子憂貧音帝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士大夫一卒之田樂武子之田也及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器官器祭器宜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越發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也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亡于楚

古今文統
 卷二
 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賀其貧而能立德也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德者猶能善後也懷子可以免難而罹桓

古今文統
 卷二
 以十見無德者後雖改行猶罹其殃也又深言邵氏以明之後又摭括一篇之意可見慶弔無門惟人自召

張以忠曰大足藥石宣子

史蘇論驪姬敗國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者驪姬之妹也驪姬以歸立以

為夫人生奚齊其嫡生卓子女子同生謂驪姬請使

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

絳晉時都絳地以傲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驪子外以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

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日昔

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昔者謂

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故莫不盡忠極勞

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民外不得其利

不得攻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然而又

生男其天道也民彊其毒民疾其能其亂生哉吾聞

君子好奸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

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好者好

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

亂基始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

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雖好色必惡

心不可謂好好義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彼得其

情以厚其欲厚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

女戎深亂亂深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

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

茅坤曰古今禍本多繇于此覆轍在前而不鑒最

足深慨

張以忠曰當獻公卜伐驪戎時史蘇已占其勝而不

吉蓋兆固先告矣顧乃不設遠慮而畜女

戎又蹈其術中而不覺卒至亂迄數世鳴

呼後之人其可以鑒矣

古今文苑

卷二

史蘇論驪姬敗國

五

集

| | | | | |
|---|--|--|------------------------------|--|
| 可謂至道 極矣不越此 | 論人精細 極矣不越此 | 古今文統 卷二 | 詞場而後 | 武子之計 忠臣不家禍 |
| <p>范文子論戰</p> <p>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樂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士受位之及日樂武子以其族映公行樂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其勢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安不唯</p> | <p>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蓋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p> | <p>也將自伐其知息教而重飲大其私願而益婦人田也其功也私近謂雙臣也大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p> | <p>多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禍也戰若勝則亂地之秩者也</p> | <p>臣樂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鄭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于鄆師敗秦韓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于箕先軫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達蠻夷以重之建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p> |

| | | | | |
|---|-------------------------------------|--|--------------------------|----------------------|
| 不相親即止 內美 | 所謂至道而後退者 | 古今文統 卷二 | 詞場而後 | 武子之計 忠臣不家禍 |
| <p>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蓋姑以達蠻夷為恥乎樂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于鄢陵大勝之鄢陵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息教而重飲大其私驕殺三卻而尸諸朝也直謂害大是也尸陳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至於是乎國人弗獨獨索也遂弑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公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重慶夫羊午長魚為卿故殺三卿長魚矯又以兵劫樂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屬公游于匠</p> | <p>李東陽曰樂書不從范文子之言釀成弑君之禍則書之罪殆不容誅矣</p> | <p>張以忠日逆知內難必作絲髮不棄文子固憂見義蓋亦滿損謙益之道自如是耳至危言深慮足以聳動樂書而卒違其言以兆禍宜再世而隕厥宗哉</p> | <p>衆也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陵十五年于</p> | <p>于何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p> |

伍舉論章華之臺

此固章王之臺也。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以賢安民以為樂。樂以能安聽德以為聰，聰以致遠以為明，明以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鑠為美。形鑠升盤，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廢，時務官不易，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騁，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領于其大夫侍之。其若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德則美也，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濟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

古今文統

少德義不行，則遇者駭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焉忘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日榭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臺度于臨觀之高，觀足以臨下，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瘠之地，于是乎為之，取不城守之本，于是乎用之。取其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不廢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不妨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氛祥而避災，害利民者，所以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事之正楚其殆矣。

汪道昆曰：靈王以臺為美，而伍舉以修德為美，議論翻覆，開道百端，可謂因事納忠者矣。

張以忠曰：高華古雋，文氣未嘗散緩，先正以為似兩漢後文字，恐未然。

則寶之金所以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
譚鄒之美譚鄒猶譚說謂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唐順之日未段發揮暢盡

張以忠日是時楚當喪亂之後又釀禍于白公使果
能報善何以及此王孫圉之對不過夸敵
國耳然持論正大自足折服簡子

越使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種越曰王不如設

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言不如設兵自牛畢約其

廣修吳王之心修大吾以卜之于天若棄吳必許

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

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虛李之食稍無

乃無有命矣天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于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而布幣行禮布

也其尊之也則王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

天王令庭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孤足也而

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也

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

而思邊垂之小怨之遠也垂心懷德恨也以重得罪于

下執事重得罪謂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親

委重罪頓顙于邊委重罪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華使

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之若棄寇勾踐請盟一介嫡女

執箕箒以眩姓于王宮曲禮曰納女于天子曰備百

姓一介嫡男奉粢醴以隨諸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

萌是亦忠有餘而智不足處

公會齊侯盟于柯

桓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

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得不能處曹子曰造次不知所言故戚壞歷竟君不圖與許侯魯太急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

古今文統

卷二

三

公羊

筆力雄健

夾與清矣

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辟劍要盟可犯要見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曹子如許英雄激烈只成個小秦傑管子如許安穩信實却成個大規模唐順之曰桓公修霸故捐小利以收魯齊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張以忠曰英雄慷慨之氣出以從容暇豫世之撫劍疾視者望曹子當有耀色矣

季友酖牙立般

莊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之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般言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恒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有攻守之

公于文雖微
目仕
庸得若是乎
一語已達如
不立之不能
足顯矣
夫何敢而言
述成慶父之

古今文統
卷二
季友酖牙立般

季子和藥而飲之藥者酖毒也時季子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宣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俛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試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凡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唐順之曰婉折古為

張以忠曰成季之奉般忠矣酖牙當矣使弟圖慶父而除之何至般弑而身竄于陳乎君子所以深惜其謀疎也

古今文統

卷二

季友酖牙立般

五

公羊

六體與孔父
仇然二傳同

荀息

荀息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荀息對

古今文統

卷二

荀息

公羊

此以不食其
言而之荀息
之人品自見

信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以奚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荀息對

日使死者復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察如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已故答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重耳如之何。願與子處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君臣對曰。使死者復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真德秀曰。是時莫不肯死。荀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胡時化曰。左氏以自主之詩。議其失言于初。後不可

悔為得春秋之旨

張以忠曰。幾先之哲。濟難之貞。托孤之力。荀息無一焉。而甘心死之。何取哉。息固曰。吾將以媿人臣之懷貳心者。謹是傳。大足令食生反。覆之。夫介然色動。

古今文統

卷二

荀息

公羊

宋人及楚人平

宜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堙音因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憊音敗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國者掛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甘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使肥者應客示飽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舍而止然則君請處于此七日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

古今文統

卷二

宋人及楚人平

宋一

公羊

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謂子反也大夫無遂事而子反專之不待告于君者有愛人之心也故大之張榜曰此篇愈沓復愈益可喜妙品張以忠日神韵雋絕而筆法頓挫更極神妙

許世子止弑其君

昭十有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將而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耳。善也。議子道之不盡也。其識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言消息得其節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消息。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止。葬許悼公。是君子

古今文統

卷二

公羊

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張榜曰。文特奇甚。

張以忠曰。穀梁氏謂許世子止以弑君自罪。不自立而與弟未踰年而哀死。其情大可原。而春秋不少恕。蓋將以警天下萬世之為人臣子者。

子者

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成公志也。成隱讓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五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桓長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取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信道而不信邪。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于隱。是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于惠公。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古今文統

卷二

公羊

矣。終歸之于隱。是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于惠公。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唐順之曰。議論莊雅。具有丰神。

張榜曰。此傳操縱出沒。不可端倪。變化旋轉無限。

志態鑿鑿。正言煥發。餘度周已。凌左而轉。公矣。

張以忠曰。論高法整。而讀度雍雍。斷制文之絕妙者。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段有從衆攻之爲害必深故雖而月之鄭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
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那人不能殺矣。段鄭伯弟
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
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
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
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何甚乎鄭伯其鄭伯之處
心積慮成于殺也。段恃寵恣虐足當國鄭伯不能
志從殺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

上今文統

卷二

公羊

殺弟

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至于鄆去已遠矣鄭伯猶
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與于其母懷中赤
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諱其地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若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
申兄弟之恩

張榜曰識力道勁

張以忠曰魯隱釀桓之執鄭莊致段之殺事均失正

而用心則夏絕

臧孫辰告糴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文仲
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
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
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
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
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
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
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
如爲內諱也。

上今文統

卷二

臧孫辰告糴

公羊

糴粟

唐順之曰筆法清勁

張以忠曰古者稅什一累凶年而弗病今魯加賦矣

一年不登而告饑信哉古制不可廢也

| | | | | |
|--|---|---------------------|---------------------|---------------------|
| <small>杜良陳虞 之寒已發 有清風焉 鮮明</small> | <small>擇意動活</small> | <small>深人人情</small> | <small>其有分制</small> | <small>極有文致</small> |
| <p>虞師晉師滅夏陽</p> | <p>僖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p> | | | |

| | | | | |
|--|-----------|----------------|----------------|----------------|
| <p>古今文統</p> | <p>卷二</p> | <p>虞師晉師滅夏陽</p> | <p>虞師晉師滅夏陽</p> | <p>虞師晉師滅夏陽</p> |
| <p>王世貞曰。荀息于敵國之事。籌之何等從容。而卒使君于昏。以身殉難。豈其智不足。與可勝悔惜。</p> <p>張以忠曰。此傳丰神冷雋。似不及公羊而筆力雄健。辭氣高華。則此為勝。</p> | | | | |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恩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衛地

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何尊焉主

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皆微此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

而不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

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然受諸侯之

引自精義
勿誤時也

古今文統

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

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非禮之王而天子

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

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

王之命也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

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事

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張榜曰此傳疊疊發意美辭開敞

張以忠曰惠王欲立寵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

子以定其位蓋翼戴宗周莫先儲貳是奉

也亦是霸業最時際處

楚子執慶封

蘇軾動輒到
折精明

其是一樂
不少假借

古今文統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
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其不言伐鍾離
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以其齊氏何也于齊已絕為齊
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中軍曰有若齊慶封弑
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
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以為君者乎軍
人粲然皆笑然盛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曰解

夫為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人故曰不以君之罪罪之也易治孔子曰懷惡而討
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也治孔子曰懷惡而討
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王錫爵曰矯健有筆力

張以忠曰慶封之誅其罪當矣特楚意在入吳非為
討罪而靈王又非討罪之人故雖死不
傳語似冷而實自嚴峻

五石六鷁

凡與公于各
五石六鷁
五石六鷁

五石六鷁

古今文統

傳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石也者
陰類也而陽行象將致陰落之兆先隕而後石何
也隕而後石也知是石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
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確然視之則石
言其數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數隕石先以
耳聞故先言隕石宋都見故先言其數是各以聞
為先後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陽也六陰數也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欲若石日則鷁陽也六陰
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六鷁退飛
六鷁之則退飛徐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
而察之則退飛徐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

五石六鷁

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鷁微有知之物故
月之鷁微有知之物而隕必天使鷁微有知之物故
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
則王道不亢矣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

張榜曰精眇宏深

張以忠曰于細物中標出作經微旨妙析奇致而文
特卓練雋雅

魯莊公誅責父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地縣責父御。卜國為右。皆氏也。右車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前車已敗。故使登公曰。未之卜也。卜國微。縣責父曰。他日不敗。而公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子僂焉。遂罔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服。肉白。非馬。身有白也。罔人浴馬。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誅莊公以義起之功而誅之。

陳 操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未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

古今文統

卷二

魯莊公

魯莊公

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丘。于記則言敗績。在魯蓋莊公敗于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于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誅。始述其始而已。

張以忠曰。自篇首至遂誅之。是叙事體。末二句是議論體。左氏傳文中。縱有極錄錄者。不能如此簡古。

又 日文不滿百字而神采穆然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華蓋也。脫。利節也。子春曰。止。故使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應聲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其意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言于曾子曰。然。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共扶曾子。反席未安而歿。

古今文統

卷二

曾子

曾子

楊之慎曰。華而脫。至元起。易簣一節。童子驚訝之狀。與曾元掩護之情。并曾子虛憊而不失其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僵況漢以下文人乎。

張以忠田按。寢軍之制。禮原無等級。曾子即不易簣。亦非違禮。但君子當臨終之際。其敬謹有加。于常時特未可安。華美而改吾質素耳。非曾子非大夫不可終于大夫之簣之謂。

晉重耳辭得國

此文互見左
氏傳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交伐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取國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齊襄公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貴。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利而爭國。天下誰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客曰。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致君之。父死之謂何。或取有他志。以辱君義。

古今文統

卷二

季

他志求位之志
若義弔位之義
私子顯之字
言子顯之字
夫稽顙而不拜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謝枋得曰此篇文字意義優長比史記國語所載尤

佳此當為絕唱

張以忠曰公子反國之心何日忘之而特不忍因父死以規利與夷吾之重賂秦以求入夫墮懸矣孰謂他日霸國不預券于此

子思論為舊君服

孟子
論本凡
孟子
論本凡

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人臣仕而巳者。待放未去者。禮皆三月。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置之母。為戎首。不為仇。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謝枋得曰楚圖公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則臣無仇

君之義服亦可也子思此論直欲傲天下

之為君者人臣之義則當以闕卒為正

張以忠曰短章結構極精

古今文統

卷二

季

探左傳之與此篇而此篇之文為勝

杜黃揚解

文法精實神妙美也

傳原宋勝子君也過勝作勝也畢此特舉一勝曰杜舉自此

古今文統

卷三

卷二

杜引

知悼子晉大夫卒未葬平公晉侯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而金奏杜黃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日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日曠飲斯又酌日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酌皆降趨而出以發平公之平公呼而進之曰黃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三爵必有開發吾爾飲曠何也日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丁卯日死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故大臣死國尤重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告之罪爾飲調何也日調也君之衰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衰近之臣食而忘君連禮爾飲何也日黃也宰夫也非刁匕是供又敢與知防過失之事是以飲之也平公日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解致樂敬也解謂侍者日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為後世戒至子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舉之解

謝枋得日按君與卿大大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杜黃深明此義故以飲曠與調最後自飲一節以越分自罪意義尤深

張以忠日俊整雍容極高鍊矣而和語復古韵鏘然

此章文法而

黃尚不知禮

此章文法而

古今文統

卷二

卷三

杜引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塗辟于路盡官而受弔焉辟之道以盡官室會子日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戰甲夜入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日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不侯弔諸其室

謝枋得日此會子因黃尚失禮故以杞梁妻之知禮證之

張以忠日此章直引事作証不更益一語法古而奇

已見于天下矣。自楚攻南陽至此總故為公計不如
此下云昔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
此下云昔 見父母交游讓臂而讓于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
此下云昔 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
此下云昔 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此下云昔 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君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
此下云昔 而審處一也此下云昔 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
此下云昔 墓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

古今文統 卷三 齊世家第三 三

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
因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
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此下云昔 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
此下云昔 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
此下云昔 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此下云昔 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
此下云昔 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
此下云昔 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
此下云昔 齊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

公子壇玷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
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
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
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
忿憎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
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此下云昔 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
此下云昔 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謂讀者不可眩于其
此下云昔 文而不察

古今文統 卷三 齊世家第三 三

陸 深曰此書渾融奇拔
張以忠曰當時秦彊惟齊挾霸國餘威足以拊之仲
連射書聊城意欲彊齊以償秦耳蓋即不
肯帝秦之意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悵欸欬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細款諛諂盡之貌。勞。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貴幸者。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輸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些懷斯嚙嚙。嚙嚙以事婦人乎。嚙嚙音足。貨嚙嚙音。寧廉潔正直以自語也。婦人君之所寵若。嚙嚙之類。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突梯滑稽委。極。同。諛諂也。極謂戶。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倫以全吾軀乎。寧與驥驥抗軛乎。將隨騖馬之迹乎。抗舉也。軛。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雷鳴者。聲也。黃鐘為聲氣之元。而饒人高張賢士。反。棄之。瓦釜為聲之下者。而反。擊之。衆。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達。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道。馳策

誠不能知此事

劉 鯁曰。卜居標政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

氣往。韓古辭。宋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備作法于涼

令人永恆

張以忠曰。原抱孤忠而鬱勃不伸。故托此為憤世嫉

邪之論。其文獨創。奇調崢嶸千古

古今文統

卷三

屈原卜居二

三六

楚文

三國布。狐。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于燕之。遠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緇。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向。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磨擊韓魏。垂頭中國。韓魏當秦之。言欲吞山東也。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方三。古今文統。卷三。楚人以此為憂。秦王。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生。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十。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于。是。項。襄。王。遣。使。于。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吳。默。曰。楚。人。此。對。議。論。驅。蹙。氣。魄。矯。捷。真。足。以。動。張。以。忠。曰。奇。思。溢。發。不。可。羈。勒。

蘇秦說趙肅侯合從。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其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與諸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夫交。民。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其。力。出。辭。斷。絕。人。之。交。也。然。人。願。君。慎。勿。出。于。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明。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也。君。誠。能。聽。臣。熱。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此。非。所。以。言。湯。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割。宜。陽。皆。以。地。宜。陽。効。則。上。郡。絕。言。韓。弱。與。秦。宜。陽。河。外。割。則。道。不。

古今文統 卷三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軼
道則南陽危切韓包周則趙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
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兵而向趙
矣夫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其疆
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
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
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
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
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舜
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
已形于胸中矣豈揜于衆人之言揜也而以冥冥決
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
料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為一并刀西鄉而攻

古今文統 卷三 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
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論
哉夫衡人者衡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
成則高臺榭日新美官室聽琴瑟之音前有樓閣
軒轅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
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
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
讓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
臣得陳忠于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
通質剗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
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
道秦之使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
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
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資秦秦親國以秦為賓而共
之則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

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一先王
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
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取有經。今行爲上明，德
先論于賤，而行政先貢于信，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
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止至也，事成功立
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
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
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繅賜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
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
古今文統 卷三 趙文
日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
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
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
之所義行也。有義有行，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
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
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
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
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
臂左衽，謂以刑者，錯其臂，既越之民也。黑齒雕題，

到遠口以草藥齒用白作黑，鄭玄却冠林，補其女功
日韓魏刻其服以青，趙之
蘇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
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
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
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
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
知而不疑，異于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
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
河，薄洛之水，薄洛與齊中山同之。青與中山胡觀中
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
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
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
射以備燕三胡，韓秦之邊，三胡林胡且昔者簡主不
能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襲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
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
吾民，引水圍郭，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于不守也。先
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
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
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亡師事之醜，非寡人之所
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義，敢道

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祁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聖人之與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

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

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古今文統

卷三

聖

趙文

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騎射

鮑 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

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

胡服豈無成功如具不然雖易服變古何

救于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

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

國而夷其不權于輕重小大之差也

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與羽之類古

所謂以辯言訛舊政者也何足取哉

汪道昆曰武靈之論幾于懷讓顧其志意信非尋常

所可測反覆開語語奪人

張以忠曰武靈學才大畧在戰國時亦稱不世出之

主胡服騎射雖云變古較諸欽布朝秦羅

罔日制者奚啻霄壤哉胸中實有成算故

辯折得倒其文奇麗宏肆竟不類縱橫口

吻

古今文統

卷三

手

趙文

觸警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惠文王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警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人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今自見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不能前亦自恕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養而行日飲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需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

古今文統 卷三 趙文

日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所補補服以衛王宮及死以聞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死則太后曰大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于大夫對曰老臣竊以為嫗之愛燕后嫗太后女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嫗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古今文統

曰必勿使反失其于燕豈非計久長于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也微猶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謂名器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

古今文統 卷三 趙文

若約車百乘質為齊齊兵乃出于義趙之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張以忠曰人臣回夫之力往往不得之直諫抗言而得之從容巽語觀左師立談間長安出質其功勝于彊諫多矣後世叩階流血以希一悟者夫亦未思納騰之術乎

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罵王后。按此。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行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行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新垣行快然不悅。曰。噫嘻。噫者。不平之聲。亦太甚矣。先王之言也。先王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錢。辟納者。示不攝。枉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槨。貨財曰購。衣服曰槨。貧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槨。貧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槨。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行起。再拜謝曰。始以

古今文統
卷三
趙文

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汪道昆曰。魯仲連以布衣。聘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却虎狼秦。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

黃震曰。魯連闢新垣行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為証。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以忠曰。論帝秦之害。切中事理。其辭氣峻烈。慷慨激昂。隨秦挫氣。真奇偉之士。

魯共公酒味色臺池論

凡文之有酒味者，皆以酒為喻。梁主魏嬰，嘗作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傍徨，傍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樂亡其國者。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樂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鮑彪曰：魯周公之後，教澤存焉，仲尼作經，紳先生萃焉，觀共公論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其賢君哉。張以忠曰：至哉斯言，平古今蹈斯難者多矣。危機禍本，日伏于前而不知戒何也。又曰：卓犖中，最有開闢絕奇之文。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于親戚若此，而況于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奉一弱王，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閉與之事，秦將于間與秦，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共決于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敗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楚之險塞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上蔡召陵，故在陳，與楚兵于陳郊，秦又不敗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